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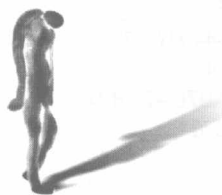
吉吉曲西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角巴

吉吉曲西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角色/吉吉曲西著.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80705-755-0

I. 角… II. 吉…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3966号

角色

JUESE

吉吉曲西 著

出品人	秦 明
责任编辑	陈德玉
责任校对	曾绍东
装帧设计	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莫晓涛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86619530 (编辑部) (028)86615250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5 mm × 210 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75千
版 次	200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3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80705-755-0
定 价	22.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电话: (028)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电话: (028) 85011398

“文革”的狂风骤雨将王胜利的“美好爱情”生活彻底地冲刷得一干二净！

当革命的汹涌巨浪将他狂卷而出时，王胜利同志这才猛然地清醒过来——

“啊呀！原来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雪亮的啊！”

那年是1974年。夏天。

春江，这个西部边远的小县城里最为轰动的事件发生了。

王胜利是主角。

王胜利与唐文美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发展到了床上。

而且非常不幸的是被早有预谋、等待多日的人民群众围追堵截在现场，抓了个现行。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大大超出了王胜利所能想象的范围了。

游街——从南坝到田坝、从食品加工厂到电影院——以至于不少一门心思要看热闹的人由于心切跑错了方向而后悔

不迭。

“错了，错了，方向都跑错了。说还在县委大院里。”跑在最前面的那位回过头来大声喊道。

“放你妈的屁！早捆到街上来了。”有人挥汗如雨，骂道。

“嘴放干净点。”有人提醒道。

“呸！老子天生就一张臭嘴，关你妈屁事。”说话的人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抹着嘴骂道。

“这屁可真臭啊！我看得找你妈来管管！”有人接着笑道。

众人大笑起来。

“到底捆哪儿去了？冤枉啊！跑了那么多的冤枉路！”有人累得蹲在地上绝望地伸长脖子问道。

“看稀奇就不要怕跑冤枉路。”有人回敬道。

“领头羊，赶紧地，别错过了要命的时间后悔一辈子。”有人着急地催促道。

“好，坐稳了哈，起车了！咱们现在就朝着奸夫淫妇的方向前进。”领头的做出个手握方向盘的姿势，领着众人一路狂跑着前进。

二

与小伙伴玩捉迷藏游戏的阿妹被人流带进了进来。

“王胜利的耳朵被刘下乡咬下来了！”突然，人群中

人高声大叫。

短暂的静止过后是人群更加疯狂的叫喊：“咬得好！”

“呸！不要脸的骚货！”

“干吗不把他的××咬下来？！”

疯狂的人流在继续前进。

“耳朵丢在树上了！”人群中又有人高声大叫。

人群底部的阿妹抬头，只看见几棵自由生长的大树，树叶摇晃。

“那片树叶会不会是王胜利的耳朵呢？”这样想着，阿妹心里非常害怕。

目光下移，突然，唐文美就站在了阿妹的面前——雪白的脖子上挂着一双被铰了几个洞的崭新的黑平绒布鞋。

——人民群众智慧地就地取材，命令唐文美当场脱下她用于约会时穿的新布鞋，铰了几个洞，穿上一根麻线，然后，直截了当地挂在了她那雪白的脖子上。

阿妹呆呆地望着她。

今天，就在今天，早上，唐阿拉还发了一颗上海大白兔奶糖给阿妹呢，这颗上海大白兔奶糖的余香现在还在阿妹的唇齿间飘飘荡荡着呢。

阿妹大大的黑眼睛里落下了一颗亮晶晶的眼泪。

“唐妈妈。”

阿妹轻轻地唤了一声。

唐阿拉对着她笑了，熟悉的微微一笑。阿妹看见。

三

王胜利可没这么幸运，他被一群人关进了一间小屋。

等他滚出来时，头上插满了缝被子的针。一根针插在了他的心脏上，致命的。死去了。

几个知青拿来了一张床单，蓝色条纹的，一裹，就将他抬回了家。

家，空空荡荡，一张小床孤零零地候在家的一角。

王胜利就这样直挺挺地躺在了这张小床上面，无声无息地。

小床边的墙角里孤孤单单地立着王胜利的一张大照片。照片上的王胜利意气风发，手里紧握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放在离心脏最近的地方。照片上有仿毛体题字：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是王胜利刚来时在县城唯一的一家小相馆“抗美照相馆”里照的。照片上的那几个字是小相馆馆主、春江县城里最有名的仿毛体专家余富裕给题写的。

四

王胜利死了。

溺死在生活作风的旋涡里。

唐文美的双乳也没有在撕扯中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这多少让人有些失望。

五

今天，“香香凉粉店”的生意非常好。

好得连店主肖二娘自己都觉得有点不正常了。

小店面积本不大，平日里人们三三两两地来消费，倒还显得地方有些个富裕。今日里突然挤满了人，这小店一下子就显得逼仄了。

但是，人们还是蜂拥着一个劲儿地往里面挤。运气好的，端坐着；运气较差的，站着，守着端坐着的，时刻准备着抢占这位子；运气再差点的，蹲着，守着站着的……更有夸张点的，被顶到墙角的，就做出个金鸡独立的姿势，扯着喉咙高叫着：“嘿，肖二娘，再递一碗冰粉过来。”

端坐着站着蹲着金鸡独立着的人们，一律是挥着汗喘着气红着脸，咕嘟嘟地喝着冰粉、品着凉糕，呼哧哧地吞着凉粉、凉面。

同时，还要专注地立起耳朵仔细听着人们兴奋的谈论，唯恐漏掉一些个关键性的细节。有时，还要积极地加入到这场热烈的讨论当中去。

“啊呀，我们冲进去的时候，两个人赤条条地抱在一起，身上一点东西都没有。啧啧，唐阿拉的皮肤看上去真白啊。”食客甲绘声绘色地说道。

“呸，不要脸的东西！”食客乙随口骂道。骂这说话的人，还是骂王唐二人？不得而知。

“这刘下乡跳上床去就将王胜利的耳朵给咬了下来，血

淋淋的。”食客甲继续说道。

“呀——呸，活该！”众人惊讶过后，异口同声地说道。

“这刘下乡不是后来才到的吗？”有听众提出了疑问，“怎么又出现在了现场？”

“啊呀，我就在现场，亲眼看见的，还有假？”食客甲有点不高兴了。

“哎呀！人太多了，我当时挤不进去，硬是没看见。”有人跺着脚遗憾得不行。

“唉，这王胜利也真他妈的不是人，亏得刘下乡平时对他那么好。”有人骂道。

“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这点简单道理都不知道，还大学生呢，活该。”又一人骂道。

“这王胜利是上海来的外地兔子，不知道我们这个小地方的规矩。”有人笑道。

“我看本地产的兔子也未必知道这个规矩。”有人叹道。

“哎，哎，我说，”有人嚷道，“同志们啊，回家看看屋里屋外有没有围着一群贼头贼脑的兔子啊。”

“去你的，依我看，你就是一只兔子。”有人笑道。

“同志们啊，提高警惕，保卫家庭啊！”有人补充道。

哈哈，小店里一阵大笑。

吃饱了，喝足了，人们嘴一抹，腰一挺，又冲出小店，跑到街上看热闹去了。

那在门外等候多时的，赶紧地冲进来，立马抢占那还热乎乎留着上一位食客体温的小板凳。

最新一轮的消息又开始传播了。

今天，小店生意真好。

六

今天，人们在肖二娘的凉粉店里吃凉粉、喝冰粉、品凉糕，意义可有点不一般哟！

肖二娘，年约四十开外，终身“未嫁”。

干净、健壮，是她给人的第一印象。

一生固定一种发型——永远地将其乌黑的长发绾成一个髻盘在脑后，额前永远一丝不乱，头发永远发亮；上身永远穿一件阴丹蓝布斜扣襟上衣，下身永远穿一条阴丹蓝布裤子，脚上永远是她自己亲手纳的千层底黑布鞋，腰间永远系着一条蓝色的围裙；永远固定的几乎不笑的脸，不亢不卑、不瘟不火。

“你永远不知道她心里面在想些什么。”春江的婆姨们这样说道。

这肖二娘的命运可是非常人可比的！二十多年前的一天，太阳镇上最漂亮最能干的农村姑娘肖香香被当地的大军阀黄龙云看中，准备娶回家做第六个小老婆。大婚当日，我神勇的人民解放军大举进攻打进了城，这黄龙云虽是见过生死大场面的人，但在震耳欲聋的枪声、炮声、唢呐声的混杂声中却连新娘香香的盖头都未掀起就乘船逃命到对岸的云南

去了，并从此消失去了。可怜这新娘香香就这样自个儿揭下了红盖头，成为一位已婚的老处女了。

聪明能干的肖香香并没有被“失婚事件”所打倒，而是擦干眼泪后就将祖传的做凉粉、冰粉、凉糕的小手艺一路从太阳镇做到了春江县城里来，白手起家开起了这家远近闻名的“香香凉粉店”。小城里的人们也按照当地对已婚女人的习惯称呼称她为肖二娘了（她姓肖，又是肖家老二，故称她为肖二娘）。

其间，多少登徒子不怀好意地、装模作样地来到“香香凉粉店”，心怀鬼胎地吃凉粉、喝冰粉、品凉糕，但都被春江县“第一贞节烈女”（谭大道语）肖香香识破，举起棍棒打将了出去。

肖二娘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独守着空房，确切地说是终生未再嫁。

人们今天在“香香凉粉店”里一边儿吃着凉粉、喝着冰粉、品着凉糕，一边儿兴高采烈地谈论“王唐事件”，就愈加的突显出了肖二娘那耐得住寂寞的高洁品性，也就愈加的觉得肖二娘的凉粉、凉糕、冰粉亮晶晶、软绵绵、香甜甜，也就吃了一碗又一碗。

难怪，今天的“香香凉粉店”生意这么好。

难怪，今天的肖二娘也隐隐有一股子让人不易察觉的与往日不太相同的自豪的神态。

七

阿妹也随人流来到了“香香凉粉店”。

“这个女人不寻常。”阿妹只要到了“香香凉粉店”，看到肖二娘，大脑里就会立马出现阿庆嫂的光辉形象。

在阿妹的眼里，肖二娘可是全县城里最能干、最聪明、最了不起的女人。她做得一手勾人魂魄的好吃凉糕（其他人做的，阿妹怎么吃怎么觉得有一股子臭鸡蛋的味道）。不仅如此，她还会从加工场弄出些已经被挤干了油压变了形的面目全非、毫无营养价值的大块大块的油渣儿。阿妹有时在这里吃凉糕，会很幸运地得到一块这样的油渣儿。阿妹会打开军挎包（书包）拿出本子，小心翼翼地撕下一张作业纸，把它包好，然后放在书包里，带回去给双胞胎吃。有时油会渗到书包上，阿妹就会很苦恼。

吃完凉糕，阿妹开始想家，于是朝家的方向一路小跑回去。

八

有很多人在高声地说话、争执，阿妹一进院子就发现。

大院里全都是人，人们聚集在那棵年老的但枝叶异常茂盛的老黄桷树下，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

人们正在争先恐后地口燥唇干地但多是言不达意地向县委书记陈述整个事件发生的始末。

由于极度的愤怒、紧张，抑或兴奋，汇报者们不能自己，人们语无伦次，讲话颠三倒四，讲了半天也没有讲明白，县委书记把他们的话全部串起来，才明白了个大概。

其大意是：王胜利的死不是人民群众的本意……人民群众的本意只是去捉奸的不是去锄奸的……其本意是挽救一个美好的家庭……没想到却是个抱薪救火的悲剧。

而知青代表们则一直重复着一句话：“不能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县委书记和其他的几位县委副书记以及县公安局局长、县法院院长正在苦口婆心地焦头烂额地扯着已经嘶哑的嗓门耐心地劝导双方：“相信组织，相信党。”

院子里人声鼎沸，乱成一团。

九

阿妹看见黄桷树的老树根正皱起个眉头，扯起个耳朵不耐烦地听着，它一会儿打起哈欠，一会儿又眯起眼睛，对阿妹做着鬼脸说：

“真烦人。”

而那些茂密的树叶们，则个个睁着大眼睛，嘎巴着小嘴叽叽喳喳地议论个不停。

阿妹揉了揉眼睛，清醒了一下头脑，努力地再看看老黄桷树，却只看见茂密的枝叶在夏夜的晚风中随着风儿有韵律地轻轻飘荡着。

突然，一阵大风吹过，阿妹赶紧闭上了眼睛。

阿妹感觉自己像一片树叶似的飘了起来。

等阿妹再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老黄桷树旁巨大的洗衣台边。

而唐文美和刘下乡的五个儿子“红卫兵之歌”（刘红、刘卫、刘兵、刘之、刘歌）就并排着站在这巨大的洗衣台边，高低不一。

阿妹扑闪着黑黑的大眼睛，仿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阿妹又揉了揉眼睛，然后，确信——“红卫兵之歌”真的就跟她一块儿站在这老黄桷树旁巨大的洗衣台边上，“五步。”阿妹确定他们之间的距离。

“红卫兵之歌”们都低着头。他们大大小小的手指紧紧相扣着，以控制住由于惊恐而不停发抖的弱小的身子。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刚好！”阿妹心里念叨着，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走了过去。

她摸了摸“红卫兵之歌”紧紧相扣着的手指，然后把自己的一双小手搭上去，与他们紧紧地相扣着。

奇怪的是，阿妹竟也发起抖来，在这闷热的夏夜。

“有点奇怪。”阿妹这样想着。

十

“红卫兵之歌”是唐文美和刘下乡于婚后忙里偷闲、劳

逸结合、一气呵成的爱情副产品。

这个幸福的家庭曾经是怎样地令全县人民艳羡啊！

多才多艺的刘下乡在他们的老四老五——双胞胎儿子——同时呱呱坠地之时，曾经写下过一首诗，诗的末句是：

“啊！我像海燕在尿布间穿梭！”

全县人民都知道。

那天，阳光灿烂，刘下乡站在尿布飘飘的晾衣竿下，诗兴大发，“啊，啊，”两声，接着，“啊！我像海燕在尿布间穿梭！”就脱口而出了。末了，他还忍不住扯着那尿迹斑斑的尿片吻了又吻。

他也因此成为春江县城有名的“啊派诗人”。

长久以来，刘下乡都一直这样认为，他这只本地产的土狗跟上海来的这位漂亮的外来妹——唐阿拉那婚姻的幸福盛宴才刚刚开席。特别是在有了这五个可爱的添砖加瓦的儿子后，他们的这座婚姻堡垒，必定会是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了，世间任何妄想靠近这座堡垒的阴谋诡计都是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但现实呢？现实是他最心爱的妻子和最信赖的朋友偷偷拆毁了这座城堡。

他，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平素里口吐珠玑的刘下乡沉默地站在老黄桷树下，他的心在滴血。

“刘下乡，你老婆和王胜利被人捆到大街上去了。”有

人跑进办公室对他喊道。

他冲了出去，赶到现场，悲剧已经发生，他，来不及阻止。

他眼前不断出现的是妻子唐文美雪白的脖子上挂着的那双鞋，出现的是王胜利胸口上插着的那根致命的针和满头插着的缝被子的针。

他恨自己没能阻止住这场疯狂的捉奸行动。

他不知道，就是他拼命阻止，人民群众也绝不会那么轻易地就放弃掉这场难得的热闹。

十一

由于凶手实在是太多，又实在是查不出那致命的凶器——插在王胜利心脏上的那一根针、那一根缝被子的长针是谁家的，最后案情不了了之。

几个知青用白布一裹就将已经有些浮肿的、双耳都健在的王胜利下了葬。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李公安尽心尽责，每日里提着这个密封了的袋装凶器，挨家挨户地敲门走访群众，追查元凶。但在那个年月，家家户户都还不知道“被套”是个什么玩意儿，家家户户都还是自己亲自动手缝制被子，家家户户都有几根同那凶器长得一模一样的缝被子的长针。所以，总不可能说，“全县人民都是犯罪嫌疑人，把全县人民都抓起来吧！”虽然，李公安的表情表现出他的这种想法。